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

## 第一回 遇英雄同心結拜 救母女惹禍奔逃

詩曰：相逢邂逅意相投，義結金蘭樂得儔。  
此日縱然貧富別，他年功業並同優。

凡事分已定，窮通自有時，不獨常人而然也。即出類拔萃之人，亦命難與時爭。歷觀千古之將相，其於未幸時，抵捱多少困乏，靡所依棲。莫不自勞苦一番，磨勘多秋。然後做出一場掀天揭地事業，轟轟烈烈驚人之舉。大抵天將降其大任於斯人，靡不因磨練如斯，後能發奮於有為之大志耳。但此書開卷，單言漢代一事。

溯自高祖劉邦，亡秦滅楚之後，赤手混成一統土宇，創開四百餘年基業。上十五代相傳，一自高祖賓天，再傳惠帝，及文帝、景帝、武帝，一連五傳繼御，還撇開呂后亂政不題。自高祖王帝以來，頗稱一治，四海晏然，邊疆安完。諸事不多再贅。

惟此書上不言高王建業，下不敘光武中興，單表西漢武帝年間，有一奇緣故事，名曰《三合明珠寶劍》。當時有左班丞相，姓屈名忠成，乃係河南省人氏。由賜進士出身，居然官居首相之尊，二坎不端，乃奸佞之輩。而又有一位姓司馬名相如，乃山西人氏，由舉孝廉出身，官拜右班丞相之職，為人剛直，勤勞國政。且說時逢五月，節屆端陽，弔屈原之溺水，自古皆然，各處多放龍舟，亦仿古慶事。

卻說河南洛陽縣內，有一姓柳名眉，官居上大夫之職。夫人賈氏，單生一子，名喚柳絮。其人聰明好讀詩書，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。又一位姓郝名聯，生來虎頭燕頰，兩膀有千斤之力，原任三法司刑部尚書郝雲龍之子。他亦是洛陽人氏，鄉親往來，情投意合，結為兄弟。趁時玩景，在在皆然。

是日兄弟請船看景，二人登舟到了河下，只見河岸兩旁，男群女隊，共慶光風。正是有觀非獨我，四時佳慶與人同。歡喜無限，連船家陸成，看景入神。被擠擁船隻周密衝撞，驚動隔舟二人，側身倒下，坐居不穩，踏出船頭一看，大罵船家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如此不小心，可惡已極，將某船舟衝撞，令人吃嚇。」當時罵不絕口，陸成不敢回語。

郝聯聞言，亦出船頭，把虎目一觀，見一人面如赤色，身高一丈，腰大數圍，少年不過二九。頭戴赤巾，身穿紅衣，好似火德星君降世一般；又有一人面如青色，身高九尺，虎頭燕頰，少年不滿二八。郝聯大怒：「你兩個青紅二賊，如此大呼小叫，甚何道理。往來舟船看景，擠擁難行，縱有衝撞，理當難怪。慢道撞著你船，就將此船拆了，也何防礙。」

那青面漢子一時憤怒，將身跳過船艙，竟不打話，把手一頓盡力亂砍。二人相交，手段不分高底。紅面漢子亦過船來相幫，柳絮公子上前相勸：「請問二位仁兄，過我小船相打，義理不公。倘舍弟得罪，理合說明，不可動手。今小生在此，未知其事，因何而起？請道其詳。」

赤面漢子聽了住手，正是識斯文者重斯文。見柳公子堂堂一表，出言不俗，回嗔作喜：「請問足下高姓大名？」公子說道：「小生姓柳名絮，家君柳眉，官拜上大夫之職。」青紅二人大笑：「久聞大名，有失尊重！請問此位是誰？」柳絮答聲道：「是我結義舍弟，原任三法司刑部尚書郝雲龍之子郝聯是也。」二人聞言大喜，便說：「有眼無珠，方才得罪，望乞恕宥。」一齊見禮，在船艙坐下。吩咐船家奉茶。

茶罷，柳絮開聲：「請問二位高姓大名？」赤面漢子道：「某姓馬名俊，原係本處人氏。不幸父母早亡，單生兄妹二人。舍妹倚親居鄉，家貧困乏。感得此位亦是本處人氏姓包名剛不棄，與我結為兄弟。又蒙延師教習，致此學得十八般武藝，六韜三略，件件頗諳。今日兄弟看景，一言不合，性烈失涵，得罪二位仁兄，懇祈勿怪。」柳絮回聲：「原來二位就是豪傑。失敬，失敬。但小生有言奉聽，未知足下肯納否？」馬俊回言：「何事？願洗耳恭聽。」柳絮說道：「小生欲與二位並我舍弟，聯合四人拜為兄弟。莫怪出言不遜，未知允否？」馬俊、包剛道：「二位乃金枝玉葉，父母高官，我等一介武夫，粗言鹵莽。何敢高扳，恐辱貴人？」

柳絮、郝聯齊聲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何須客話謙言至此！」柳絮道：「請問貴庚多少？」馬俊道：「虛度韶光，年登十九矣。」又問包兄，包剛道：「十七歲矣。」馬兄年長小生一歲，馬兄為大，我應為二，郝聯為三，包剛為四。」吩咐舟人，備辦香燭牲禮，對天結拜。誓曰：「不願同時生，但願同時死。」就在舟船中，暢懷痛飲，把臂談心。聚話多時，各自亦要回家，大家灣舟登岸。暫行辭別不表。

不覺倏忽數月，郝聯下京省親，拜別母親吳氏。吳氏夫人叮嚀，路上小心。「孩兒遵命。」是日，著家人通信，各兄弟暫別，聚談。馬俊、包剛見信到來，送別登程。柳絮先在，郝聯迎入：「請問大哥，四弟光降何事？」馬俊說：「聞三弟進京省親，人子本分。與我兄弟拜候，令尊金安。並有微薄程儀奉送，非為敬意，略表寸心，望賢弟收下，勿笑鴻毛。」包剛將白銀二百遞上：「弟有微儀奉敬，俾兄得為路程需用，恕不遠送。」

郝聯大笑開聲：「且慢，大哥家貧，蒙四弟周全。切憫之義，正該如此。弟亦銘感於懷，盛儀不敢領用。留下大哥日夕傍身使費。」包剛說道：「那裡話來！三哥你有萬金之家，不為介意，此係弟之愚誠，祈兄收下，略表寸心。」柳絮道：「四弟一場美情，專於堅意，不可卻辭，勿推為是。」郝聯只得接銀手內，便道：「轉求大哥勤習弓馬，日後與皇家出力，自有功名成就，光宗耀祖，弟等幸甚。待弟先進京城，見柳伯父與家君。但有機會，自然有書到，接兄弟上京同享榮華，共歡手足之情。」眾兄弟答道：「望祈留心提拔，方為結拜之義。」是日相別，各自歸家。

馬俊回到包剛家中，終日閒遊，但有不平之事，心中便見不樂。是日，進入洛陽城內，因事而行。見一人愴悴，叫聲：「救命」。馬俊問道：「媽媽在此大街，何為叫起救命？」婦人回聲：「壯士有所不知，老身王氏，先夫劉伯成，單生一女，名喚英嬌。剛在門首，站立片時，忽被現任將軍丁豹之子丁光看見，恃勢欺凌壓我，強買女兒為他偏妾。是我不肯，他著家丁數十登門搶奪，竟被搶去！老身無路可投，只得叫喊搭救。今望壯士救命，生死銜心！」馬俊大怒道：「待我趕上看看如何？青天白日，王法森嚴，不知畏忌！」邁開大步上前，大叫一聲：「丁公子住步。」

丁光聞言回頭一看：「汝何等人物，大聲小叫？」馬俊道：「你為公子，官宦之家，百姓有事，應為護托，識法懼法。不該識法犯法，奪人良家閨女，強逼為妾！恐怕傳上西京，朝廷知道，禍及令尊失教之罪。請公子三思，方可而為。」丁光大怒道：「爾是何人，敢與公子作對？這女子是你甚麼的親？」馬俊說道：「非親非戚，非其故也。但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目無王法，膽大包天，誰人不憤？」公子大怒：「他母親欠我銀兩，屢討無償，難道罷手不成？不搶他女兒，將何作抵？」馬俊道：「他母親如何欠你銀兩？倘欠銀兩，自有分區。況且男女授受不親，忖度起來，欠銀情虛，搶女是實！」

丁光大怒，將手扯住馬俊衣衫說：「扯爾到官，重枷兩月，方知利害！」被馬俊舉拳打去，誰知力大，連拳幾頓，竟將丁光打倒在地，不覺嗚呼哀哉。母女心慌，馬俊著他回家：「總有天大事，係我擔當。」母女謝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，逃往外方而去。

丁光家人著急，一齊動手，被馬俊衝開一條走路去了。家人一半守住屍體，一半回營稟報。丁豹聞言，氣憤填胸，怒目圓睜，責罵家人，說道：「爾可曾問他姓名，在址何方？」家人稟道：「小的見他面如赤色，高大人材，十分兇惡。年不過二十，力大無窮。小的只顧相公性命，並未問他姓名。」將軍聞稟，算無可方，立即命人畫影圖形，重出花紅賞格，示諭遍貼四路，命兵弁稟文員嚴行拿捉，起兵追查。命人收拾丁光屍體，安葬不表。

欲知馬俊走得脫否？下回分解。

正是：

大鵬展翅周天下，小子張羅怎奈何！